



大家小絮

唯才是举

张克澄

父亲对好学生有偏爱。在他整个生涯中，如果碰到优秀的学生，总是不遗余力地出手帮助，创造机会，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清华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学校上上下下都十分重视和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机会，老教师纷纷到一线讲课，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其时，中国科学院已在严济慈、华罗庚等老科学家建议下，于恢复高考半年前办起了业余科技大学，把京区的年轻人组织起来，学习大学课程，毕业后充实到科研第一线；我也因在物理所工作，有机会再次走进校门。

李欧是清华数学教研组的头牌，父亲要我去旁听他的高等数学课，并嘱我尽量往后坐，不要惹人注意。

提前进阶梯教室，选最后一排中间坐好，眼看几百学生鱼贯入场、坐定；待李欧往讲台上一站，喧嚣的大课堂立马鸦雀无声！

我听得全神贯注，旁边不

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人坐下后不久即对李欧的讲课有所反应，先是摇头叹息，似乎很不满意，后来发展到小声嘟囔“怎么能这么讲？”“这段讲反喽”。我感到很气愤，几次扭头给他愤怒的盯视，却全无效果。这是个什么人？不像是来听课，倒像是来挑毛病的。

回到家吃晚饭时，父亲问我听课情况。告知李欧讲得确实好，不但条理清晰，板书也好。美中不足是有一讨厌之人，不时在旁边品头论足，批评李

欧，而且不知收敛，提醒无效，十分扫兴。

说话间，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门开处，赫然站着他！

父亲放下饭碗，走向客厅，我凑在父亲耳边小声说这人就是我才提起的那个“不知趣的人”。父亲哈哈大笑，说：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张克澄；这是袁传宽，华罗庚的高足，北大数学系68届高材生。”坐定之后，袁传宽就仔细向父亲汇报李欧讲课的优点和他认为可以改进之处。



照片故事：1989年，樊钜先生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回国讲学并接受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头衔。在清华访问期间，学校特别安排先生与他在旧北平以及西南联大时共事的老朋友赵访熊、恽汝书会见，实现了他们在分别了50多年后的重逢。彼时，我在清华应用数学系任教，负责接待我的老师。照片就是当时的留影。——袁传宽

听到后来，我明白了，袁传宽即将接替李欧讲微积分大课。

袁传宽文革中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临夏中学教书，要问他教得怎么样？当地流传这么一个故事：

临夏军分区司令员想请袁老师辅导自己儿子，为此亲自登门拜访。不巧，正值袁传宽在午睡。警卫员立即就要去叫醒他，司令员制止了，“让袁老师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才能教好孩子”。愣是在门外静候了一个多小时，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程门立雪”。

听了父亲的介绍后，我将信将疑去听袁传宽的课。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平心而论，他讲得确实比李欧好，原因是他对中学生的问題掌握得很准，掌握他们的心理和水平，对文革后这批基础不整齐的大学生而言，更是能把学过的知识调动起来，真正地做到深入浅出。加之一口标准普通话，一手漂亮的板书，人又长得帅气，学生们都被他吸引住了，课堂秩序好，气氛很活跃。

听完课后父亲照例问我的感受，我不禁好奇，一个北大毕业生，你怎么这么了解他？

父亲莞尔一笑。这是华罗庚专门写信向他力荐的人，华先生推荐的人应该错不了。

父亲当时是清华主管教学科研和外事的副校长，也许华先生觉得父亲能把袁传宽重视起来，因此把他推荐到清华而不是回北大。

在那个时代，要从外地调个人进北京，比登天还难，更

别说一家五口了。

甘肃闻之清华来调人，始觉袁传宽是宝贝，坚决不放，并立即安排将他调往兰州大学以示重用。若要一般单位也就知难而退了，父亲偏不，他想方设法和时任甘肃省委书记宋平联系上了，经过几番周旋，宋平同志亲自批准，才把他们一家，还有另一位数学天才祁力群一家放了一马，让他们进北京，来清华。

证明了袁传宽确实是个数学才子后，父亲和数学系系主任萧树铁商量，安排袁传宽出国深造。

谁也没想到，本以为顺理成章的事还闹出个一波三折来。

系里通过了，该往学校上报名单。名单到了父亲手里一看，怎么没袁传宽？就问外事组经办人小X：数学系有个袁传宽，怎么没在名单里？小X回答：他不合格。

父亲奇怪了：系里报上来的人，你们只要照录照报就好了，怎么还有合格不合格一说？再说了，合格不合格是我的工作，不该你们管呀？把他报上来！

袁传宽的名字总算报上来了，学校也通过了，下一步就是把这些人送到语言学院进修一年。进修名单报上来，父亲一看，袁传宽又不见了！

怎么回事？

还是这位小X，理由是：没经费。

父亲想想也是，数学系没有科研项目，确实没有太多经费。小X说得有理。但袁传宽是个人才，这样的人不送出去

培养太可惜了。便对小X说，你只要负责把他加到名单里就可以了，至于有没有经费，是学校考虑的问题，由学校负责解决。

父亲觉察到这事蹊跷，回到家便叫我把袁传宽找来，问道：你和小X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三番五次阻拦你呀？原来，他们同住一个小院，院内只有一间厕所。袁家人多，孩子们每日早上占住茅坑就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弄得别人怨气冲天。明白了缘由，父亲乐了：这个小X，他也是想不开。他应该积极送你出国才对呀，你走了，还少个人跟他抢厕所嘛！

要到语言学院去培训了，先要填写报名表，全英文的。袁传宽怕自己填错了露怯，拿来请父亲审阅。父亲拿过来只看了一眼，便将它放到袁面前的小茶几上，用手轻轻点着，说：“袁传宽哪袁传宽，这表上的单词，可都是最基本的英文啊。就这些词你还不认识，还要在旁边注上中文，你可要加油了！”

许多年后，听过硅谷某校副校长袁传宽流利的英文演讲。我夸他的英文真棒，他不无感慨：就是父亲当年轻敲在小茶几上的那几下，像锤子一样把他敲得羞愧不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英文学好！虽然语言学院离清华只有公交车一站地，节假日他也不回家，埋头苦读，一年后以全班第一名毕业，从此就自由了。真感谢张先生当年那一敲呀。

经过这一波三折后袁传宽



照片故事：张维先生曾多次访问美国，有时也会顺道到加利福尼亚看望他的公子克澄先生，并在克澄家下榻。我必趋前拜望。张先生降尊纡贵，也来寒舍看望过我。这是1995年，克澄在他家，为先生和我拍摄——袁传宽

终于进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拜在一代数学大师樊铤教授门下，获得博士学位。

说起这位樊铤，非数学界人士可能不知道，我简单介绍一下。解放前中国人留法学习科学的最高成就是拿到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一共有四位得此殊荣：严济慈、钱三强、汪德昭，再加上樊铤。前三位都是物理学家，唯独樊铤是数学家。由于他去了美国并长期居美，因此解放后不大为国内了解。上世纪中国数学界中，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大家一共只有三位：华罗庚、陈省身和樊铤。

袁传宽原是华罗庚的学生，现在又成为樊铤的博士生，足见他实力不凡。

拿到博士学位后，袁传宽准备回国。束装就道之前他给旧金山中国总领馆寄去一张支票，将自己当年向总领馆借的钱还上。教育领事赵珍兰收到支票非常惊讶，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公派留学生借了总领馆

的钱主动归还的事发生。她向总领事汇报后，总领事也很意外，非常重视，派赵珍兰和另一位领事专门开车几百迈到圣塔芭芭拉看望袁传宽夫妇，表扬他们的爱国行为，还赠送了一笔路费以为奖励。对于这笔意外奖金，袁传宽至今也没想明白，当年说的就是“借”，不是申请补助，我有能力了，把借的钱还上，难道不应该吗？当年那些借了中国驻外使领馆钱的公费生，如今定居海外或回国高就的成功人士们，这笔帐是否还挂在那里？

袁传宽回到清华，正赶上一个月后有国际数学会议在伦敦召开。清华数学系苦于没有合适人选和经费，有人提议派袁传宽去，但意见很大，怎么好事都让袁一个人占了？父亲知道了，力排众议，认为正是因为袁刚刚回来，外面情况熟悉，英文又好，去开这个会，把关系接上，学校和数学系都受益；还是让他代表清华去参会了。

这以后，袁在数学系的教学科研上都发挥了很大作用，做出了不少成绩，很快获得提升，成了正教授，上了数学名人录。

顺便说说，袁的夫人郝凤岐，哥哥姐姐都是刘仁手下的地下党员。郝初中还对数学无感，考试常不及格；高中考上了师大女附中，突然对数学开了窍，高二时拿到北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其后又考上北大数学系，和袁传宽同了学。郎才女貌互相看对了眼，结为夫妇，自此相夫教女，形影未曾离。

袁传宽母亲去世，带给他无尽的悲哀。此后他的性情大变，深居简出，最后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了。将近十年，没有他的信息。我逢人便问，仍不得要领。

2013年父亲百年诞辰纪念会时，我相信袁传宽会来，因为他曾跟我说过，他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两位先生就是华先生和张先生，没有他们就没有他的今天。可是直到会议结束，也未见他的身影。

今年初，从一朋友处偶得他的E-mail，尝试发出邮件。

4月的某一天，我在洛杉矶的家中忽然接到他的电话。畅聊了几个小时方知，他们定居在硅谷南边一个祥和的小镇，安度着晚年。当他听说我在为父亲的传记忙碌时兴奋地说，他们夫妇俩现在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把樊铤先生留下的大批材料搬回了家，每日笔耕不辍，希望早日为中国读者奉上《樊铤传》。☞